

百合文藝叢書之四

蒙古調

常醒元著



百合出版社

四之書叢藝文合百

調古蒙

著元醒常

社版出合百

源始之初，阿拉神拿了一朵玫瑰，一朵
百合花，一隻鴿子，一條蛇，一些蜜糖
，一個死海的蘋果和少許的泥土。當他
應這堆雜質之時——那立即變成一個婦
人。

波斯的神話

蒙古調目次

序	一
在音樂會中	六八
蒙古調	七一
蒙古的星宿	七五
獵歌	八〇
觸礁的船	八四

蒙古調序

當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在南京，我在鷄鳴山下一個大學的附屬實驗學校裏擔任高中的教務，這裏有將近一千個學生，有兒童和青年，都非常親愛。在校裏我認識一個蒙古少女，她是中學部的低年生，她有一雙大眼，天真而美麗，但身體却很孱弱，因為多病，顯出蒼白的臉色，失去了蒙古人剛健的素質。她生於熱河喀喇沁右旗，到六歲就離開了故鄉，隨同父母在廣州長大，所以她能操蒙古語，也能操流利的廣州語。她的蒙古名字是薩布丹漆毛珂（Soubout Chimoca），漢語的意思是彩珠，這名字，直到去年她纔告訴我，當時在學校，都叫她岱英，後來她又改名綏

英，在那時她已經是十六歲的少女了。

那時我從大學初畢業，雖然做了教員，但習性仍然像個學生。許多孩子都愛同我玩，愛要我講故事，我讀書在一角小樓上，因此這小書室，便成為孩子們的俱樂部。常有許多孩子圍繞着我，交換着唱歌猜謎，或伏在桌上翻閱我的書冊，我愛講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所述的「鵬的心」的童話，因此常把這羣孩子擬為小鵬，而我則以訓練他們向上飛作為理想。一羣孩子常常唱着上太陽近太陽的歌，在運動場上張着小翅膀跳躍飛翔。綏英也是這羣青年中間的一個。

這少女是早熟的，有一個蒙古少年常常伴隨着她，這是她姨母的兒子，據我的推測，這也許便是她將來的伴侶。因此在那時隱密的愛雖然在我的心裏微展勾萌，但我却禁止我自己，想深開

着永遠也不讓其吐露。不意經過十年的壓抑，却終於造成一個歡樂與痛苦交織的故事。

綏英經過了一年，就離開這學校，轉學於他處，因此見面便稀少。一九三三年的夏天，我到青島去旅行，車中突然遇見她，她回北平去，她告訴了我她北平的住址，讓我去看她。在青島海濱，我過完了夏季，於是北上。在北平的遊歷是我永不能忘的，她伴隨我玩過中法南海，到過幽囚光緒的瀛臺，散步在王府井大街上，踏着軟軟的槐子花，走過九龍壁，也走過北海。我曾上白塔眺望滿宮城的黃瓦綠樹，看故宮歷代流傳的國寶，看西山的蒼松，坐在雙清魚池畔癡想。我肯定我是愛她的，但我壓抑着自己，始終也沒有訴說我的愛情，在秋天我帶着一包搜集的舊書南旋了。

其後我們是常通音問的，這其間她曾由北平南來，看過我一次，已經忘記是何年月了。但她穿一身寶藍的衫子，還在我的記憶中浮動着。當我在日本東京讀書時，她曾遙寄來她的幾張照片，這照片我一直帶在身邊。回國後使我常常渴想。但因南北的隔膜，却無見面的機會。蘆溝橋的戰火，遂隔絕我們的消息。我輾轉於武漢長沙，在戰區中工作，一年間幾次從死裏脫出，終於退居於重慶，重理我的舊業。過去在南京收集的古物藝術品，和大量的書籍都散失了，但她的照片，她的最後一封書簡，却仍帶在我的身邊。

我把生活安定後，把我所有的錢，都買了書，以備研究參考。這中間又搜集一些珍貴版本，作我寂寞生活的友伴。

又是一次突然的遇見，在重慶的街上我邂逅了她。像夢一樣

我們會見了，那時是一九三九年的夏天。

「綏英，是你嗎？我以為我這一生也遇不見你了，你是從何處來的呢？我任何時都在想念着你，自從北平淪陷了，幾年來也得不到你的消息。」我說着，心房很急的跳躍着，難以壓抑自己的情感了。

「老師，我從昆明來，不久又到昆明去。」她說：「話是一言難盡的，讓我們通信吧，明年的暑期我就太學畢業了。」

她神光綽約的，倏忽而來，倏忽又去了，她已長成一個豐滿的少女，她的衣飾是樸素的，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她的面容如玫瑰花，像是早晨初開的。她的牙齒如編貝一樣潔白，她的腰是柔細的，她比我身畔的照片更加美麗了。

於是這一年我們頻頻的互相通信，我傾吐出我的愛，她接受

了，她也傾吐出她對我的愛。這約有一百封書簡，交織着我們的濃密的情感。我受着愛的鼓勵，盡力的毫不疲倦的工作撰述，寫出許多詩篇，也寫出許多藝術考古的論著，我常向遠方期盼着她的來臨，她的愛鼓舞起我青春的精力。

一九四〇年的新秋，她來重慶了，給我一封信，並畫一張小圖，指引出她的住所。圖中一個小市鎮，接連着一條曲折的小路，經過一個小竹林，這裏有幾間茅屋，四圍菜圃，便是她的家。我順着這小圖，尋到她溫暖安靜的小巢，她同她的母親弟弟在一起。母親做一個公務員，過着清苦的生活，弟弟是一個天真的孩子，勇敢而尚義，秉賦着蒙古人剛健的性格。我們感情激動的見面了，我取出她戰前最後的一封信，一張照片，在她的眼睛裏我看出熱戀的光輝。

當下一個週末，我們又見面，她把我帶到一個高山的峯頂上，萬松如海，四無人聲，在浩莽的大氣中，我們的熱情融合為一。我抱緊着她的纖腰，把她舉起來，她的唇吻密接着我的唇吻，她盡情的吮吸，使我的心靈同她的心靈起了交感，她的身體也鎔化在我的身上。我瘋狂的吻她，她身上的一種氣息，使我陶醉迷惘。松間的小鳥像是為我們清歌，乳色的雲流作了我們的帳幕，疲乏了，相互緊抱着坐在一塊大石上，細訴我們的衷曲。

我喘息着向她說：「我愛你愛了十年！」

「你為甚麼不早說，直到今天。」

「我曉得你有更好的伴侶，所以我把愛隱密在心底。」

「你這人有好心眼，你默默的愛得這樣久長。」

「你的孃兄呢，他仍在北平？」

「他是愛我的，但姨父已附逆，所以我南來了，我如何能常在北平，離開我的母親。」

「昆明有沒有好友呢？」

「有的，在大學，一個美國華僑，畢業後經營商業，他要我同到美國去。但他美國已經有了妻子，而且我不能常住在美國，永離開我的母親。」

「我呢？」

「要你！」

「你完全愛我了嗎？你完全認識我了嗎？」

「我又不是小孩子，並且我見過的人很多，都沒有你好。」

「不嫌我窮，不嫌我年齡大？」

「不！你的年齡同我正好，我愛過你教授的生活。」

「你是我的了！」
一個長吻，使我們都說不出話。我把一顆大的紅豆戒指，套在她的纖指上。

「這表示我想思的結果。」

「我永遠戴在指上，永遠愛你。」

我們兩個身體，成爲一個身體了。

在山上過了半天，她緊緊偎倚着我，下了高高的山峯。

她要我向母親求婚，作一個決定。我說當面怪不好意思。她爲我計劃，寫一封求婚的信，由她交給母親。

就這樣進行了，晚間，她把筆硯信紙拿到我的寓所裏，天真的弟弟，也似乎幫我們的忙。弟弟同我的感情是極好的。

由信開了端，我便當面請求，她母親的回答是：「女兒剛畢」

業，過兩年再說。一背後我問她「母親問你，你怎樣回答。」她說：「我也怪不好意思，可以遲一遲，但我的心是屬於你的。」

她把我送往車站，又在一個僻靜山坡上談了半天。互相長吻着，吃完幾支橘子。她說：「你不走，我的心繫在你身上，工作是不能安靜的！聽話，走了吧！」

於是我回到天學裏，努力工作，去報答我的愛。

我常常懸在我的心上，使我不能安靜。我寫了一首詩「在音樂會中」，寄給她，訴說我的心情。

每次看到月亮圓，我就急急的趕到百里外她所住的地方了。

舊歷臘月十五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們又歡喜的聚會。她加意的裝束着，要同我出門散步，但被母親阻止了，她哭了老

半天，晚間睡得很早。我呢，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晚間我請了幾
個小乞丐，街頭的流浪兒，在麵館中晚餐，算是慶賀我的生日。
餐後，在暗路上我走到她的窗外，祝她安寢，並作為明晨的辭行。

第二天的一大早，她來尋我，我們邂逅於山邊的小徑上，攜
着手走向原野，離開了村鎮人家。

大地似乎初初睡醒，修長的路，靜靜的，而且是微溼的，小
草也像受了委曲，尚垂着昨宵的清淚，盈畦的蠶豆花，微吐出芳
香。微霧蒸騰着，朝曦尚蒙在絮被裏。沿着向北碇的公路，我們
走着走着，把市鎮丟在背後，丟得老遠。我們折進一條小徑，跨
過淙淙流水的小溝，山田是起伏的，在一個蟋蟀的小丘旁，息下
我們的足跡，這裏四無人聲，偶然僅有一匹晨鳥飛過。我把大衣

鋪在草地上，我們擁卧在一起。她低低的告訴我一個永不能忘的「魂歸離恨天」的故事，一個「桃花恨」的故事，這是她從影片中看來的。她把這兩個故事的情節，說得那麼凄豔，淚從她的眼中流出，也流在我的臉上。我們相誓要互愛得永遠永遠。

地母啊，你聽着，我們是真誠互愛的。我們卧在你懷裏，願你做見證，證明我們的愛情，永遠存在。山徑上的石楠花是容易彫謝的，但我們的愛情，將永久芬芳。

我伏在她身上，我吻她的髮，吻她聰明的眼睛，我們緊抱着，身體黏合在一起，她的胸乳起伏，感情激動。她說：「這樣你該信我了，我甚麼都已給你了。」

「是的，我永久信你，愛你，始終也不會改變。但願我們永遠記着今天。」我說。

初日從晨霧中探出頭窺看，她母紅潤的臉，也閃動着光輝的
微笑了。

在春的郊原上，我們走着走着，又回到車站，於是珍重分手
，她囑咐我不要常來，免得她的母親不快。

這期間，我以難耐的熱情，寫過一首「蒙古調」，並整理了
十首蒙古民歌。

這之後，她曾來我處，商量結婚，她告訴我母親同意了。我
們並坐在大學前一個石堡下面，叢樹蔭蔽着小徑，延展伸向谷中
，對面是一片花園，開滿鬱金香和白的百合花。我們商談着結婚
同婚後的樸素生活。計劃建一座小房，四開間，一間她住，一間
我住，一間住她的母親，她把佳期定在秋天，她為我介紹她的義
父和義母，要我前往晤面，在她義父母那裏，一個水田圍繞的小

村中，我曾盤桓過幾天。

一九四一年夏天，敵機大轟炸，毀壞了我們的學校，我應聘遷往音樂院，這裏靠近她的家，我希望能常同她晤面。但她在假期中，任一個家庭教師，却常在歌樂山。過了夏天，我們在途中，突然晤見。她又來我處，商量着結婚，作一次詳細的密談。我們擁抱着，坐了一個夜晚。看天上的牛女，在銀河兩岸，我們談到夜深，方纔睡眠。我寫了一首「蒙古的星宿一，作我們永恆的紀念。

我準備着一切，準備招邀客人，參加我們的喜筵。在雙十節，我到了她的家。但她却突然變卦了，臉上蒙起一片烏雲，接着是一陣暴風雨。她給我一個很大的痛苦。我躑躅在夜雨的蹊路上，回到旅舍，我百思也不得其解。事後我知道，她飲了一個醫生

的盡棄，心情改變了。但她的愛情是忽起忽落，容易恢復的。她曾向醫生泣述對我的愛，醫生不久便走了，她又來我處。我們愛情的火焰，便重新燃燒起來。她曾來浮圖閣，同我再商量結婚。濃密的情意傾注在我身上，把過去的痛苦都淹沒了。

她在重慶勾留過幾天，我伴着她，在重慶市街遊覽。重慶的奢侈華麗，給她以新奇的炫誘。重慶，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遭受敵人的大轟炸，其後物價便扶搖直上，法幣大量的散發，游資充斥於市面，便產生許多囤集的商人，發國難財的暴富。這山城，頓成奇異的發展。許多奢侈品，在商店的櫥窗裏陳列着，大廈，餐廳，以及公開的和秘密的舞場，都留為暴發的財主們，不吝惜的狂歡豪擲，這裏發生了許多貪污的事件，投機的詐行。國內和國外的奸商，都聞風而至，世界各都市買不到的東西，這裏都可

以買得。由於社會的荒淫無恥，經濟的壓迫誘騙，許多浪漫的女性，也變成商品，穿紅着綠，塗脂抹粉的去迎合商人的嗜好。社會弄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許多正直的人都將被窒息而死。古代的哲人說：富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但富人並不進天國，却縱橫在人的國度裏，過他靡爛的生活。重慶便是這一具體的表現。

她走過一個華麗的商店櫥窗，便駐足觀賞這裏面的東西。她走着，告訴我，希望我為她在重慶找一個位置，便可以常同我在一起。她尤其希望在銀行界，因為收入比較多。我說：「你在大學研究的是教育，你不是曾經告訴我，同朋友發誓願為教育工作，來改造這社會嗎？為甚麼又想改業呢？」她說：「生活實在清苦，已經使人難耐了。」

她看着兩旁流動着的人的流，她贊嘆一些女人穿着的華麗，她雖是新製的衣服，比較也還遜色。

我告訴她，重慶的婦女分兩類，一類是莊嚴勤懇的工作，為社會服務，有遠大高尚的理想。生活簡單而樸素，到處被人尊敬。又一類是奢侈浪漫，重講裝飾，在機關工作，不過是虛名，收入也不夠揮霍，一心在活動不費力的獲得，這種人到處被人看做玩物。前一類是向上的，自尊而高貴。後一類是可恥的，卑賤而下流。在五四運動以後，婦女獲得了社會地位，便應該繼續增高，不應自甘墮落。尤其在目前，各民主國家的婦女們，都拒負起社會的任務，為爭取勝利努力。若果身入都市，這兩類中是應當知所選擇的。

這一次，我曾為她多方接洽工作，但無適合的機會，她便回

去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她渴望着要來同我在一起，我也渴望着想同她在一起。沒有她我時時感到苦悶悵惘，雖然是春天，却過着不開花的日子。因此極力為她向各方奔走，在大學附近，為她謀得兩個位子，都是教育界工作，但她非常希望在重慶，不願在鄉間任職。她常常來我處，催促我為她積極進行。終於承一位社會有名的太太幫助，在重慶一個新設的文化機關裏，為她求得一個助理幹事的職位。

她約定八月一日來就職，大熱天，在車站我候了四天，四日她到了重慶，我把她送到那機關，安頓妥當，託了人照顧，繞回到鄉間。十六日是一個星期天，她到鄉間來，開始了我們同居的生活。

這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那天，實現了我十年的幻想。她激動的把她清潔的身體獻給了我。

她是難以容受我巨大的身體的，她嬌細的腰肢，驚懼起伏而不寧，她的眼睛微閉着，她的雙頰呈出豔麗的紅暈，她圓張着小口，像一朵紅牽牛花，把舌尖放在我的口唇中，不斷的搖蕩，她一雙酴油般的小乳，磨擦着我有力的寬胸，微微顫動。她的頭髮披拂在枕上，她的雙臂像玉一樣溫潤，圓圓的小紅痣，在肌膚上像一顆彩珠。她抱緊我的身體，低喚着難受，汗從我的頭髮上，臉頰上流下。……我們得到極大的酣暢，身體像放在雲霧中，升騰而起，在迷茫中，已經進入天國的門檻。感謝主，你第六天造人，造出我們一對伴侶，我的愛者屬我，我也屬她。使她的身體有了我的，我的身體也有了她的。照着主的意旨繁衍滋生，花已

經閉了，我們將再結新的果實，捧獻給主的座前。

我伏在她身上祈禱，像幻化的白鴉伏在麗達的股間，在她的耳畔，幾於無聲的念我的禱詞，低誦那舊約聖經中的雅歌。

這一天，為地攝一張小影，作為紀念，夕陽偏西了，送她回去，我們懶懶的分別，又叮嚀着後期，閉起目，回想着我們的歡喜暢適，我寫了一首「獵歌」。

從此她每個星期天的上午，就約定來到我處，到薄暮回去。盡情的歡娛，使我們留下終身不能忘記的快樂。

我們計劃着將來的生活，我是願意終身去做教育，去做學術研究工作的。我歡喜關於蒙古的研究，我願同她去合作，研究蒙古的語言文字，歷史文學，藝術與民俗，使古代蒙古民族的光輝，重新煥發，使現代蒙古社會的文化，向前進步。她願意幫助我

，我們相互勉勵，向上做人，希望在社會上留下不朽的業績，做為我們共同的收穫。並且我寫了一篇研究蒙古史的短文，作為她讀書的綱要，讓她在報紙上發表。我們的計劃是遠大的，生活是快樂的，一些幻想的花朵，裝飾着我們的前路，使我們睡夢中都覺得美麗頹郁。

在與她同居的第一個月，我的身體健爽，神思暢旺，我的眼睛放射英異的光。我彷彿在年齡上減去了十年，回復到我在南京對她初戀的時代。在日記上我記下不少快樂的片段，並且我寫下許多舊詩，來紀念我們的蜜月。到城中，遇到從印度新回的一位畫師，我替她要了一張畫貓。她常常蜷卧在我的懷裏，真像貓一樣溫柔，又像貓一樣聰敏啊。

一個月的快樂過去了，煩惱就接踵而來，她告知我，她已經

受了胎，她說她必須打去，糾纏着要我設法。

我求她：「不要傷害我們的孩子，愛的果實是應該保護的，有了孕，我們就快速結婚吧。」

「不，我要玩，我不要生育，我要玩幾年纔結婚，我限定你一星期內，要找到醫生設法。」她說。

「我不能這樣順着你的意思做，我愛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是甚麼龍駒鳳雛呢，我必定這樣做。」她說。

「你真是一個巴黎女人，一個盡情享樂的巴黎女人，你對孩子也能這樣自私殘忍嗎？」

我們發生口角了。但她的性格是易喜易怒的，不久便又歸於柔順。以軟語懇求我照着她的意思進行。

我問過幾個醫生，都說不能這樣做，問過一個大學的同事

，他說這樣做大人也有危險。我愛她而且愛我們的孩子，我流着淚求她，不要再這樣設想。

過了兩星期，她似乎是不那麼煩燥了，她告訴我一個郭太太爲了墮胎而不能起床，她也怕了。於是她來找我，商談結婚的事。她說：「要結婚，我必須先清還我母親欠人的債，望你設法吧。事情是這樣的，自從父親死在廣州後，母親帶着我同弟弟，都很幼小，生活很艱難，父親有一個好友助我們，也是蒙古人，他每年貸款，補助我們的生活，至今積成一個大的數目，本來他是不要的，但這位蒙古叔叔吸鴉片，到現在，受了戰事的影響，家境困難了，又死了妻子，於是他向母親要錢。他說：你的女兒大學畢業了，母女都作事，應該還錢了，而且法幣一天天的跌下去，現在不還，將來不是等於零嗎？所以他常來逼我們還債，逼

得母親沒有法子。義父義母都歡喜吸鴉片，雖是當委員，收入不算少，却弄得很拮据，也無力助我們。因此我同你商量，我明知道你一個抗戰期間的教授，也沒有錢，過去沒有告訴你，怕你着急。但是到今天，我靠的惟有你呀，望你替我想法子，還清債，我們就可以結婚了。」她倚在我身邊，說出這困難的情形。

「是的，我一定替你設法，你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我一定替你担負起責任來。」我立刻這樣回答她，但我實在也沒有積存。這兩年，我曾替她歸還了各樣的債，她曾遺失了她同事友人的錢款，她曾贈送給赴美友人的旅費，都由我盡力籌出。我常把教書賣稿所得的錢，除了自己的必需，都給了她。我是歡喜買書的，初到重慶的兩年間，我曾買了很多書，常在書店中選擇。讀書是我惟一的享受，到今天，較貴價的書籍也不能再買了，我將如

何去籌這筆巨款呢？

而且在戰前，教授生活是一個高級的生活，但是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裏，教授生活便陷在窮困中，政府把給我們的數目一次次加多，我們所得的却一天天更少更少了。我們這一類，都在困苦中掙扎着，看着發國難財的商人來踏踐我們。我將如何去籌這筆巨款呢？

我生成一身硬骨頭，素來不喜歡求人，也從不向人借貸，過去爲了她謀事奔走，到處碰壁，已經使我的靈魂上感到屈辱，這一次我不能再向人去求貸嗎？這是沒有方法的，爲了她的緣故，使我的靈魂上再受一次苦刑吧！於是我去向朋友們設法。

窮的朋友都是慷慨的，但他們雖願幫助，經濟上却沒有力量，有錢的同志們，在平時似乎都很親熱，到今天却無人願意助力

。我的靈魂在屈辱中受到極大的苦痛。我取出我所寶愛的一本古碑，一張古畫，向有錢的人去質錢，也毫無所成。於此我認識了社會，看透了人情的冷煖。

她帶來催促我，問我籌集了多少錢。她說：「已經同債主約定一個月歸還了。並且立下了字據，不能再遲緩，但近來債主又有新的意圖，他死了妻子，曾向母親說：『不還錢，把女兒送來做老婆也可以抵債，人不來，就拿錢來。』他本來是我父親的好友，現在他窮急了，而且吸鴉片，他用經濟來壓迫我們，你想我怎樣辦呢？我只有依靠你了。」

這話激起了我的憤怒，也增加了我的責任。這不義的蒙古人啊，他如何能以這樣壓迫人呢？於是我更加焦灼的去籌借了。這時候，一位著名的律師熱情的借給我一筆款，我交給她，使她回

家送給了她的母親，歸還了債主這一次的利息。

她說：「在家中，因為胎氣的緣故，食物嘔吐了，而且遇見了義母，義母說你窮，一次還不能把債款籌足，如何可以去嫁這樣無錢的男子呢？因此言語就發生了衝突。我從此離開了家，不願意再回去，願你急速籌款還清了債，我們就結婚哩。」是的，爲了報答她，我必須早點解除她所受的經濟壓迫。而且據一個蒙古朋友告訴我，她的義母原出身於下流社會，那種見解也是不足責備的。

天天爲了替她籌款還債，我奔走着，又是向人求告求告，我強忍着靈魂的屈辱，但並沒有人以金錢相助。

一天，我發現她去賣幾件舊衣，我一定要她把東西取回來，留做我們婚後的家常穿着。她的東西取回了，因此我想到賣我的

衣物，來為她還債，也是一種方法。但衣服是不值錢的，賣盡了也無濟於事。環顧我室中的物件，只有古董與貴重的古書比較值錢。古董是無法售出的，我已經試過了，可售的就只有這十幾箱亂離相隨的參攷書籍了。於是我決定託人賣我的書，為她還債。

恰好一個圖書館，正在訪求書，朋友們對於我的讀書嗜好，對於我的藏書是相當重愛的。經過一個熱心的窮朋友代為接洽，於是出讓成了功，而且是以互相輔助的情形合作的，即是：圖書館的主持人也是一個窮朋友，他願按照我的需要來輔助我，並不計書籍之多少，而我則願以後方難得的珍本書籍，如值交付，另外還加送並通必需的基本書籍，使一些愛讀書而得不到書的朋友們，多添一些精神的糧食。

於是我把措過江去的書籍，又自己一包一包，一次一次措過

汪來。我不掩飾我的窮困，我也能忍受我的辛勞。

這些書是我逐年節衣縮食所得的愛物，是我相隨不離的朋友，是我寂寞中的安慰。這些書我曾消磨過一些苦難的歲月，使用過一些寶貴的精力。在書頁上常可看到我所下的紅藍的印記，彷彿是我心上的血痕，浸潤其中，而且我讀書的筆記，也常記在書頁上。我的生命同這些書籍已經連接為一體，幾年來我寢食在書裏面，我如何可以犧牲牠們，離開牠們呢？

每本書同我的手分開，都使我的心靈上起一次留戀，悵惘。

我平生很少嗜好，惟有愛書，每過一個都市，我的足跡最先到的就是書店，在一個破舊書攤上，我能以延佇半天，為了想得一兩本心愛的書，往往走進一個腐氣熏暗的小店裏，細心發掘，兩手沾污了黑霉，也不知疲勞。我是書的知己，書等於我心愛的

孩子。

但爲了我最大的愛，我決心犧牲了所愛的書。把他拿出了我的房間，送往別的地方。

這些書籍的去路是得所的，但愛書的人同書分別了。假使我有任何大的資產，我都願爲了愛而罄其所有，但我捨棄了治學的工具是我心痛的。爲了英的緣故，也顧不得自己的學術事業了。

在心愛的幾部明刊書籍中，我留下一部殘本的吳騷公編，這殘本，內中一幅明人精刻的春畫却被保存着，爲收藏此書者所希有。這書我得自屯溪的地攤上。另外我留下一部海上述林的上冊；這書是亡友祖華的故物，當我們在長沙大火出走時，相華棄此書於衡山道旁，他肺病的身體，再也不能負以俱走。我棄去一套衣服，檢起負着，一直保存到今天。此外還有一部魯迅先生早年

所刻的木版百喻經，這是亡友滕固遺贈的。這中間都藏着可紀念的情感，是我不能捨去的。

很多書是離我而去了，我得到的錢首先歸還畫師的贈與，因為我從來不願負人的債，於是又把錢都交給了英，囑她還清她母親欠人的債。

在十月底，還清債，我心中感到無限的暢快，像是大病新愈，像是在極大的壓迫下，忽然得到解放，我的心栩栩然如雲遊於天際。但爲了這事，我弄得心力交瘁了，我像是病了。

她說：「你病了，下鄉休息幾天吧？等兩天我還了債，我也就同你下鄉過清淡的生活了。以後肚子漲大起來，便不能再繼續工作，我已預備了鄉間穿的舊衣，一個女友並願贈送我孩子的搖車和玩具，明天，我回家還債，等兩天我從家中回來時，便是我

們新生活的開始了。」

這一天我又帶病帶高興的同她看過一個中蘇木刻畫展，一個薰琴畫展，又遇見不少文藝界的朋友，邀約他們參加我們不久的喜宴，我纔返鄉。

到鄉間，休息了兩天我就健爽了，於是我買雨到注邊的小鎮上，買了床，買了日常的用具，買了我們倆讀書坐的藤椅，我就進城急於去看她。走過舊書店，我買了本日文的育兒新法，預備開始翻譯，閒居時為她講解，將來付印，做為我們孩子的紀念。於是我以極愉快的心情，在電話中邀約了她。

在邀約去進餐的途中，遇見了一位遠從蘭州來的朋友，便相邀同往進餐，我同她相會於一個天津餐館中，在餐後送她歸去時，她的情感忽然像暴風雨般突變了。

她要從此離開我，她以極不禮貌的態度對待我，她是素來高興如何盡如何的。我強忍着，問她是不是把母親的債還清了，問她心情爲甚麼這樣突變的。

她說：「債是還清了，但母親使叔叔來罵我，不許我嫁給你，我哭了，孩子也哭墮了，我也不想結婚了。」她隨手交還我一個提過款的空存摺。

「孩子也哭墮了？」我的一團高興突然落在冷水裏，育兒新法也不必要罷了。

十二月六日，是我們決絕的一天，我又去看她，責她不應對於愛情轉變得這樣快。使我陷在很大的痛苦裏。她把眼球向下翻像一隻蒙古荒原的白海青，從高空猛飛而下，挾着無盡的凶鷲。她立刻斷然的說：「我把多得的真操都給你了，已經來抵你所

花的錢了。」這使我意想不到的我們的愛情原不過如此。但我仍然愛護她，告訴她買鷄買補品送來，為她補一補小產後的身體，她說了聲不需要，就轉身分別了。

後三天，我仍然放心不下，又來看她。她讓我候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裏，候了一個鐘頭，她穿着一身華服，坐在房外邊，同一個男子在談笑。我耐心的等着，遲遲的她來了。

我說：「你這兩天身體很好吧？」

「很好，不必再來了。」她立即很快又轉身出去，又是同一個油頭的男子去談笑了。

我來慰問她，也遭受她這樣的態度，我的神經幾乎憤怒得爆裂開。至今每一度想起，尚一次震顫，但我強忍着。

在幾天前，她不還是我的伴侶嗎？我為她辛苦服務，為她奔

走，爲她忍受着恥辱，我是一個窮人，爲她去清還她母親的債，連我讀的書也賣去。幸而爲這事我沒有欠人的款，否則只好去自殺了。她達到了目的，你看她轉變得多麼傲慢。愛情呢，信義呢，這就是幾年來的結果嗎？這真像高爾基所描寫的「我的伴侶」，她變成那王子，而我則是那乞丐了。

十年的愛，我們就這樣分別了。

.....

我們就這樣分別了。愛情高漲到沸點，又驟降到冰點，不管誰也要痛苦鬱憤得發狂的。

我曾預約過許多朋友來參加我同英的喜宴，然而我們的筵席却這樣出乎意外的散場。

我陷在很大很大的痛苦中，思念着她，又不願再看見她。

一個朋友說：「我們願為你復仇。去打她，把她無恥的臉皮刮下來！問她爲甚麼這樣無情而狡詐。」

「誰打她，我一定以我的身體翼蔽她，要打她的還不如打我。」我說。

「爲甚麼？」

「因爲我愛她。將永遠的愛她，而且不論好壞的愛她。」

「你這樣的態度是我們反對的。」

一個朋友說：「願你忘記吧。不要爲這個不值得愛的女人憂傷，都市中的所謂戀愛，大多是等於嫖客與妓女的關係，你就當作嫖一個妓女就算了，爲這痛苦是不值得的。」

「我不能，可惜我不是那一類。我是用純真的愛來愛她，不是來同她隨便玩玩的。」

一個朋友說：「這種無靈魂的下賤女人，以後你不要再提她了。」

「誰也不許罵她，誰也不能侮辱她？」我憤然的同這個朋友起了口角。

一個朋友說：「她不過是用你做一個進入都市的橋梁，路走過了，橋梁就不需要了。她看你荷包中再沒有錢，也就同你離開。她完全是騙你，你却不懂悟。錢，叫她立刻還回來，這錢是從窮朋友們集來的，不能送給她揮霍。」

「並不一定像你們的推測，」我說：「雖然窮朋友們替我多方奔走籌了錢，而得來的只是這樣的結果。但這錢只要能還清她母親欠人的債，解除了別人給她的壓迫，也就盡其效用了。寧人負我，我不負人，還錢是不必了。我雖是窮人，却並不重視金錢。」

，不過錢之外我的犧牲與痛苦，却任何代價，也不能補償。要索取，就索取她負我的愛情吧？我可以把她按在腕下，用刀插在她的心裏，我可以同她一齊死在血泊中，讓我的血與她的血混合在一處，但在社會上，我還有更大的任務，不願把全生命都使用在這上面，失去的愛，也就不必尋找了。」

「你以義俠的行爲助人，却被她看成一個傻子，實際上她是展施着欺騙玩弄，你爲甚麼還不覺醒呢？」

「若果她真的如此，只要她心安，也就隨她了。」我說。

就這樣，有許多朋友關心我，激勵我，甚至要爲我去報復，這只有增加我的痛苦。

我一入城市，就聽到些關於她的消息。她患着嚴重的咳嗽，

但她在寒夜還出去跳舞，又常同一些商人賭錢。她塗着口紅又染着蔻丹出進於大旅社中……

我痛苦極了，我猜度她或是一種變態心理，在那裏發洩。

我的愛人，我的美麗純潔的伴侶，到那裏去了，她已變成另外一個人。我應該去喚回她？但我自己禁住我的脚步，我不能再去受她的侮辱。我怕進都市，再聽到那些難堪的言語，我把我自己鎖閉在鄉間。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這在我的生命中，是嘗受最大痛苦的時候，鳥的聲音與花的顏色，都不能使我快樂。古時的希律王，常常俯首於撒哈沙拉的噴泉邊，而我常癡立在田野中，向遠天眺望，看天上的雲物舒捲變換。有時坐在溪谷的岩石上，沉思過去的些些塵影，溪水唱着憂鬱的歌，從遠遠走來，又向遠遠走去。溪

水啊，你到甚麼地方去呢？能不能把我憂鬱的歌，帶到她在都市中沉醉享樂的身邊。

有時我奔跑於亂山中，直到暮靄蒼茫，辨不出路徑，還忘記回去，像一支失侶的孤雁，在灰暗的霧空中呻吟，到處去尋我迴翔。

.....
在聖誕節的晚間，我終於又去尋她了。我想借這個好日子，送她一件好的禮物，以及一些好的言語。

她是出去了，我一個人坐在一個黑暗冷寂的房裏，候了半夜，她沒有回來。

第二個晚間，我又去尋她候她，又是半夜，她沒有回來。她患着嚴重的咳嗽，我生怕狂歡損害了她的身體。

第三日的日間，我訪她，遇見了她，她正從甚麼地方回來，於是我們相約去午餐。

在以前，我們預備結婚的時候，我曾爲她買了一隻紅色的皮包，一件紅絲的袍子，還定製一件紅呢的大衣。這大衣，雖然是國貨的，賤價的，但因為當時沒有錢，還沒有販來，一直掛在衣店的櫥窗裏，每一次經過便一次心傷。最近因爲賣去一部文稿，得了一筆錢，我提議爲她取來，徵她的意見。

「我從此不穿紅的了，」她說。「我怕看見紅的顏色。你把錢給我吧，我要用錢，不要取那件大衣了。」

我把賣文稿的錢給了她。她的臉色，眼皮，像是浮腫一樣，分別了一個時期，使我心底動了憫惜。

「你的外衣襯衫都破了，爲甚麼不做件新的呢？」她說。

「等我再有錢，我就去做了。」我說。「而且我愛穿青色白色的，近來滿街出售的都是花衣服，我不愛這樣子，尋不到青色白色的，我要等到抗戰後，再做新的衣服了。」

這之後，我們又時常見面，同去進餐，我看見她戴着金質的鐲子。

「你戴金鐲子了，」我說。

「是包金的。」她說，並急急的縮到衣袖裏去了。

我發見了她內心的虛偽，她的高尚的影子在我心靈上黯淡了。而且一個乞丐常去請一個有錢的公主吃飯，這是多麼可笑啊，我停止了。

但當經過街頭時，我看見每一個妖豔的女人的背影，總以為是她，在人叢中，我總錯覺的以為有她在內。看見她在得意的笑

，看見她追求享受，說着美麗的謊，看見她在對一些商人，賣弄她的姿色。實際上我真的也常遇到她在街頭來往，穿着華貴的衣服，已經改變了舊日的樸素天真了。

看見她，徒使我痛苦，我回到鄉下去了。

在鄉下，一個同事的女藝術家，看見我這樣痛苦，常來安慰我。願爲我介紹一個新的女友，在痛苦中我是不需要的。她正懷着孕，爲了答謝她，我把爲綏英而買的幾本生產育兒的書籍，都送了她。而且爲她講解應有的知識。不久看見她生產了一個新嬰兒，我的眼中浮出淚光來。因爲我想起了綏英，想起了我們天折的嬰兒。

綏英近來是如何呀，我不自覺的又進城去探看。

步行了數十里，興奮的忘記了疲勞，我走到她所住的地方，

我是專為來看她的，恰好在這門前遇見她。

「綏英，我來看你，」我說。

「謝謝僕」。她的臉上塗着濃厚的脂粉，浮着假意的笑，只說着一句新學的蘇白，就急急的上了洋車走了。

一看她的臉色，就知道是赴甚麼人預約的幽會。因為我同她過去的多次幽會都是這樣的。

我一個人徬徨在街頭，不知所往，痛苦與憤恨，塞滿我的胸臆。我想起了梅里美所描寫的卡爾曼最後的一段場景。我要去尋找她。

夜色把晚市的人影模糊起來。街燈像張開譏嘲的眼睛，瞧視着櫥窗裏陳列的奢侈物品。

我想她這時，不在大餐廳裏，便在大旅社裏，正度着奢靡浮

蕩的生活。這時的重慶，新建築許多大廈，新開設許多餐廳，把戰時的陪都，渲染得異常繁榮，都是爲了發國難財的商人官僚而設備的，而且也正需要着許多浮蕩妖媚的女人陪伴着，來發洩戰時社會的豪情盛概。

於是我推開了許多餐廳的門。巡視了一眼，走進去又走出來。每家貴價餐廳裏，都佔滿了食客，浮着笑聲，浮着酒肉的香氣，白臉的男人與白臉的女人，聚坐着束裹着花的條帶與花的衣服，閃動着玻璃的，磁器的，銀色刀叉的光芒。

我從貧困飢餓的鄉下走來，走進了快樂的天堂。這裏比之倫敦莫斯科柏林或東京，恐怕都是更加奢侈的，這些發國難財者洋溢着得意的笑聲，相互祝福，這是我們民族危急時期的戰時首都呀。

從都郵街，臨江門，我走到小樑子，走到接近銀行區的一個金龍餐廳裏，不想再走了。我喝了酒，蹣跚着走向我的住處，感到疲乏困頓，頹然的倒臥了。我不能再到旅館裏去尋她了。雖然我知道，她是常在勝利大廈的。

在夜半醒來時，回想起過去了，一種濃密的愛，無盡的懊惱，幻滅的悲哀，襲擊着我的神經。她原是一個高尚美麗的女子，記得在青未間，她曾指着路旁的貧食殘物的四五個小乞丐，娓娓的說着他們的故事，寄與無限同情。她曾不願與富人為伍，不願乘進官儂的機關。爲了愛情，她曾違反了她母親義父和義母的意見，要嫁我這個窮人。是我錯誤的把她帶進這都市裏來，四周圍的腐爛的毒菌，使她受了損壞。使她只看見了美食華服與黃金，攝引住饕餮的眼。她學會了狡詐，貪婪，可以不勞而獲的得到自己

所希求的東西。口中說着成串的誑，像唱歌一樣，一點也不覺可羞。她把過去的一切都忘記了。

一個無定力的人，我不應該把她引進這都市裏來。這是我的過失，也是我的責任。我應該喚醒她。假使她墮在污潭裏，我應該去援救她。我決定盡我最後的力，使她從迷誤的道路上轉來。你看牧人還去尋找他迷失的羔羊，我能不管我十年的愛侶嗎？

這時期，她因行為不檢，沾污了公務員的聲譽，被這個服務的機關開除了，但她仍然住在這個機關裏，度奢侈的生活，不管別人的議論。別人都以為她的生活是骯髒的，但她自己却以為很體面。相識的人，又把許多情形告訴我。她來，是我奔走介紹的，這樣也使我難堪。

一天，在一個良好的清晨，我邀約了她，到我們過去常吃茶

的地方，我們常在這裏密密的談話，也許這環境，能使她回憶起舊日的情感。於是我懇切的勸告她，望她不要離開我又毀壞了自己。望她不要在大家犧牲流血的時候，同一些毫無心肝的人放蕩享樂。不要忘記了自己遠大的前途，為社會盡一份力量。我述說我的真情，願引她到正當的路上來。我感情激動的流下眼淚。但她的眼並不看我的面，却看着窗外的遠方。

完了，我用愛情報答了愛情，用眼淚報答了眼淚，完了。她既無動於中，我也不必再多說。我們就分別了。

我理頭做我的事業，在一個學院裏教書，而且編輯一種學術的季刊，和她雖然同在一個山城裏，却像遠隔天涯一樣。聽說她遷居於一個旅社裏，過着失業但是奢侈的生活，人們說起她，不叫她的名字，却叫她蒙古交際花，在山城的浮華場合中，她是有

名的。

一個熟悉於重慶內幕的律師告訴我，重慶有好些處祕密的舞場，也有很多似舞女而非舞女的女人。往往送一件衣服或是一雙鞋子，便可得一夕的歡娛。有一些曾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也為這社會的污潮所捲，而隨流揚波。民族腐爛的細菌隨處滋生着，把罪惡如花捧於頂上，信義廉潔則踏踐於足底。金錢具有最大的勢力，可以收買一切，人也變成了商品，交際便是一種市場，去自炫售賣。近來則又趨於國際的路線，希望售往外國了。

在重慶，壞人仍是很少數，但壞人都是有錢的，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身上，過着可鄙的日子。好人都很窮，受着有錢人的剝削與掠奪，勤苦的工作着，在饑餓線上喘息。一面是荒淫無恥的生活，一面是莊嚴偉大的工作，這情形是非常可慨的。我熱愛我

的愛人，我也熱愛這社會，我願盡我的力，去加以洗滌治療。讓瘡傷消滅，恢復她的美麗健康。

一九四三年五月，她又來找到我，她說她是在一個國際機關裏作事情。

「近來生活如何呢？」我問。「還是一任自己的享樂慾望嗎？」

「我為了自己活着，並不是為了別人活着，我要玩，我要盡情的享受，任憑別人如何罵，我都不在乎。」她脫口的說着，像她背熟的一篇論文。「我自知身體弱，活不了多久，也不過活五年，不趁這時享受享受，還等何時呢。任憑社會上怎樣罵我，反正我生活，我享受，為了我自己。……」她不斷的發表她的

意見。

我不加批評的聽着，我想，她是受病很深了，她既然甚麼都不在乎，也就無須再說了。爲了享受，便需要金錢，現在錢都在奸商手裏，便除非跟一個商人不可。名譽廉恥，那都是無關重要的，也再不能用這鼓勵她。無法挽救，也只好撒手了。

「那麼我有甚麼事情嗎？」我問。

「我要作一篇工作研究報告，請你替我作一作。」她說。

「關於這問題，我是外行呀。」

「材料在這裏，你編一編就成。」

「只要我能幫助你，我總願盡力去助你。」

我接受了 she 帶來的一包資料，她走了。我在她的眼裏看起來，大概還有工具的用處吧。我仍願爲她工作，閉在房子裏，流着

汗，爲她作這篇報告。

有一天，她在心理上似乎起一種覺醒，她說她願回到我的身邊。她同我相約渡過南岸，到山裏去談一談。從前我們初戀的時候，是常在山裏去談話的。

在中午，我如約前住了，她正立在樓上的窗前守候着，看見我，下來了，但當走下樓梯時，一個商人模樣的男子攔住了她。她同這商人立談了一些時候，我遠遠的立候了一些時候，商人走了，她來了。

「我們順這路向南走，由龍門浩渡江，在這一個下午，盡情的談一談。」我說。

「不要向南走，我怕這條路，我們向北去吧。」她說。心裏顯然有一個虛偽。

「發生了甚麼事情嗎？」

「不要亂疑惑。」

「那麼你又臨時改變約言了。」

「我覺得身體不好，生了病，我們還是向北走，我個地方坐坐吧。」她要我向北，到朝天門，進入一個麵館裏。

我們對坐談話了。她說：「你真是好人，你真是真善善的化身。但你這樣，在抗戰期間是要受苦的。若果在平時，一個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在現在，你為甚麼不改變生活呢？」

「任何困難我不會改變的，」我說，「你不是從前說，愛我的教授生活嗎？我看你是有些改變了。」

「是的，我改變了。」她說。「我看別人吃的用的都是非常貴價的，我用的不如人，便感覺着痛苦。在于夜醒來，自己也知道

道，在抗戰期間，這樣享樂奢侈是不應該，但一聽到好玩好吃的地方，我就想去。你說不愛金錢，我覺得充足的金錢是必要的。所以若果一個人有品德，一個人有錢，我還是會到有錢人的身邊。年紀大的男子我也不在乎，因為我知道我不會活得多久，趁時可以享受享受。」

「若果你是這樣的意見，我們就不必再說了。」就是我們結婚，就是我們的孩子不死，共同生活可以延長，但你天天要求奢侈享樂，那對於我也是毫無幸福的。

「你為甚麼不改變生活呢？去想一個發財方法呢？」她說。「我不能！」我想，她已經被享樂虛榮毀壞了，我不能為了愛她而改變了我自己。我的書可以為她賣去，但我的人格我必須保守着，所以我斷然的說。

「我病，我要回去休息。」她說。

「我送你。」於是我送她回旅社。途中又遇到個商人模樣的人追她，喊她，我們就分別了。

不到半小時，我同一個文藝界的朋友坐在一個路旁的夏季茶棚裏，看見她換了一套紅色的華貴的服裝，手中抱着一件貴價的紅大衣，臉上濃濃的新塗了脂粉，從這棚邊走過去。她不意的遇見我，又是假意的一笑。

她不是怕穿紅色的衣服嗎？她不是病了嗎？大概去我醫生治療吧？這個女人，她一刻來在我身邊，一刻又轉到別人身邊，你想這是多麼可笑的撒謊者！

我的朋友指着說：「這不是你的情婦嗎？你為她犧牲很大，賣了你的書，為她母親還債，在就要結婚的時候，她却離你而去。」

了。從去年冬季，她做了五身貴價的大衣，常常在靠近的一個旅館裏……」我癡然的聽着，聽不下去了，我走了。

當我交給她代作的研究報告時，我並且做了一篇「永恆的愛」，敘述我們初戀以至分別，到聖誕節後的重逢為止，把這也交給了她。這情節都是我們親歷的，永久難忘的。

不幾天，她又離開了工作的機關，失了業，來找我。

她極力的慫恿我，向商業發展，做出版事業，或是開書店，她以為這是文化工作，不致違反我的性格。她表明，她願意回到我的身邊。她說：「我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你身邊，不怕別人笑話嗎？」

「那是不關緊要的，」我說，「只要你誠心回來，從新做人，我們好好的為社會服務，立下永遠不朽的事業，那是不關緊要

的。」

她同我計劃着將來的生活，她隨手在一張破紙上，寫着……

老了，老了，霧散西山何處尋，白雲飛盡見儂心，老了，老了，

焉勒吉，老了，鄉下天天打牌，老了，老了……也許她是真的回心轉意了。

她說：「你常常責備我，但你卻不容許別人罵我，這心情我是懂得的。這比如一個母親，爲了她的孩子做壞事，打她，罵她，但卻不容許別人打他，罵他，這心情我很懂得，愛與恨是交織在一起的。」是的，也許她是真的回心轉意了。

她告訴我她名字叫彩珠，蒙古話是薩蒂明漆毛鋼，她另有一個名字叫醒元，她要送給我，要我叫這名字，要我常常喚醒她，我告訴她，我一定使用這名字，一定常去喚醒她，也許她是真的

回心轉意了。

她說：她近來看的是林語堂的「生活藝術」，我告訴她，那是沒有價值的。她要我買書送她。以前，她愛看「簡愛自傳」，愛看「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我送的。於是我買了一部死魂靈，一部復活，簽了醒元的名字送給她。她念着：死魂靈復活了。也許她是真的回心轉意了。

但對於她我是不敢確信的，經驗告訴我，她需要我就找到我不需要，立刻就離開。今天的約言，明天就會全然忘記的。

她常來我所住的地方，我把愛護同事的嬰兒這事情，從頭告訴了她，她是感動的，為我買了一些糖食點心，託我送給這嬰兒的母親。

但她的積習是難除的，在失業中，仍過着奢侈的生活，到處

交際，我勸她，可以下鄉住一住，我為她預備一切。但她說，她是決不下鄉的，她要我供給她充足的錢，仍住在旅社裏，因此我們的意見便不能相合了。

從前，託爾斯泰有一個美麗的妻，因為她的自私與貪婪，託翁到老還不能不出走。普希金有一個不貞的妻子，因此早喪了生命，美麗的靈魂較之美麗的肉體更重要，我的苦惱已經嘗夠了，還想再尋苦惱嗎？我在考慮了。

我覺得，她是決不會甘於我這樣清苦的教授生活的，她縱然覺醒，也只是一瞬間的事，不久便會又入沉睡。她的生活限制了，使她不能不同那些商人們合流。

她不出我所預料的不久又離開了我而另尋新的主顧。她的一個女友告訴我，她託她介紹有錢的男子，她濃粧豔抹的送給這有

錢的人去看，希望得到愛憐，她塗了脂粉又塗了脂粉，換六套衣裳又一套衣裳，這便是她在社會上表演的道具行頭。但她到我處，穿的却是舊日的衣衫，以做她生活的掩飾，她是真太可憐了。

「好呀，讓她自己隨便吧。」我這樣對自己說。

雖然是這樣，但我仍然時時寫信勸戒她。這時，她新找到了工作，便不再來，她工作在一個官營的商務機關裏。

八月裏，我們偶然途中又遇見，次日她便來找我。她說：她近來出了一樁事情。她在旅社裏的一個同房的住客，失去了一只鑽石戒指，報告警局說是她有偷竊的嫌疑，因此她受了訊問。暗探常常偵察她，她要我助她，為她弄清這事情。這旅社是號稱注重新生活的，却住了不少浪漫浮蕩的女人，有舞女也有走國際路線的交際花，說是男客不准登樓，但有的男子甚至闖上去，把女

入從樓上拖下來，新生活活下，正掩蓋着污穢。不過今天她有了痛苦，求到我，我是應該助力的。經上說：「凡有求於我的，我必應允。」於是我就應允助她了。

我為英去延請了律師，討論案情，但失主的彬也認識我，她非常痛苦的來請求我，希望替她索回原物。彬是一個良好的女性，而且素來尊敬我，她有了痛苦我是應該助力的。經上說：「凡有求於我的，我必應允。」於是我也應允助她了。

假使我有錢，我會買一個同樣的戒指捐出來，為一方息了嫌疑，為一方補了損失。為了這種裝飾的物品，雙方在精神上的苦惱都是可憐的。

於是我首先向雙方勸解，暫停爭執，以求事實的真像。我向雙方詢問着彬告訴了我英的種種事情，很使我傷心，不意我所長

期愛過的英，她剛入都市一年，行爲竟會變到如此，爲了排解別人的苦惱，却引起了我自己的苦惱。

英每天來我處，帶來了瓜果與零物，顯出分別後未有的親密。我告誡英，不要天天夜間再到那個跳舞大廈裏去，以免偵探追蹤着。爲了愛惜自己的前途須要檢束自己的行爲，把生活改好物議自然消滅了。

英是答應着，但實際的生活是照舊着，我灰心了，我不再去問這事情，我知道，我已經沒有力量可以挽救她，使她再覺醒，再恢復她過去的樸素天真。而且這之後，我看見她是更加奢侈起來，她得意的穿着新製的貴價皮大衣，同發國難財的市儉們，在汽車中來往，在影院中出進，在街頭，我們對面相逢，也似乎全不認識了，一切都完了。

了五年的債，到今天纔相遇，她對我一點沒有表示的淡淡走過了。在今天的社會裏，貪愛金錢的非常普遍，人情冷暖，到成爲常態。她原是我們窮人的一類，到今天她似乎也不像從前了。生在這樣的社會裏，做一個好人是不容易的。對於這社會我起了憎惡，對於這中年的蒙古婦人，我仍然存着憐憫。

這之後，在三月間，我便離開重慶，到了昆明，居住在滇池邊。休養我的病體，像觸礁的船，需要好好的修理一樣。從重慶又轉來一封信，說是盜竊鑽戒的案情，已經尋出確證了。這使我仍關心着英，去信問她，若果有急難，我仍願救助。關於這，我沒有得到回音。據她的來信說，她已經又跟了一個美國華僑到美國了。

英，她生長在窮困中，她受了蒙古女子中很少受過的高等教

育，她是應該去爲蒙古民族文化盡些力量的，但教育却只成爲她的一種裝飾。她也有熱情，但情感却很容易變化。當初我們的愛情是純潔的。但她受了虛榮物質的誘惑，在抗戰幾年間，却過了幾年醉生夢死的生活，她忘了正義，也不顧社會的批評。先前她愛了她母親義母的逼迫，嫌我窮，離開了我，但她自己仍然徘徊着了。後來，她受了社會的引誘，便在發國難財的商人中間打轉，從一個人手中換到另一個人手中。由於一個人的轉變，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她混跡在這社會中，耳朵沒有聽過民族痛苦的聲音，眼睛也沒有見過民族危亡的景象，她只看到華服與美食，與淫靡的生活，她彷彿在都市的人海中，是一個淘金者。也許她會尋到一推金子，一推鈔票，便蜷卧着不動了。我常常見她躑躅在街頭，好像徘徊於曠野中一樣，她一定會迷失道路的。也許她遇到亡頭

淚或是那條野狗中來向地猛撲，縱然是愛她，也無法去勸她子賤
說得從前我們春天的原野中，她曾流着淚寫我講述魂歸離恨天
的故事，爲我講述桃花恨的故事，不意魂歸離恨天中，一束般隋帝
的，今天又在我們身上重演，而她也正像桃花恨中的女子，在癡迷
中已不認識我了。唉，她還能辨別我的聲音嗎？這一束蒙古調
，就權作爲一束乾枯了的石榴花吧。

。 神秘的愛是最可珍貴的，有如未放蕊的落滿人中，潤滿登着異
香，但現在花是開過了，所結的果實也腐爛了，泉騰下幾幾面巷
粘了的小詩，略記下一點當日的感情，在真地邊，對着窗前的綠
色的田野，我整理這小集子，像重新溫理我的快樂與痛苦，這些
詩句牽引着我的回憶，使我對於過去的事情，永久也不能忘記
。一直到今天，她幼時所戴的戒指，還戴在我的指上，她幼時的

小影，也還放在我的身邊；而且過去十年間的隱祕的愛，也永久
在我心靈上迴旋。

一九四四年夏在滇池邊

在音樂會中

幕開了，誰在招喚我，
是那悠遠的牧笛嗎？

彷彿是在山那邊的你的歌聲。

披霞諾的鍵盤在低語了，
零碎的述說着淒豔的故事，
是你吧，在附耳細吐曲衷。

這是悲多芬的月光曲啊，

我彷彿踏着月光，
又到你的窗外。

彷彿聽到熟識的狗的吠，
彷彿踏着滿林的落葉，
與你攜着手前行。

彷彿吹來一陣微風，
把你柔細的髮，
吹拂在我的臉上。

銀樣的月色

幽遠的溪谷，
有淡淡的微霧初升。

我彷彿吻你，抱緊你，
熱你坐在苔蘚的石上，
看你微合的眼睛。

我的靈魂生出輕翅了。
小提琴的良夜幽情曲，
把我引向你，引入沉醉的夢中。

一九四一、一月五日夜重慶

蒙古調

蘇聯着駿馬而來，
蒙古荒原的姑娘手裏，
你春風中飄動的衣襟，
閃着珊瑚寶石的光彩，
你健藍的鴨色的雙眼，
像綠洲裏的垂柳，
照出我修偉的身影，
你暖雪一樣的雪額，
你安撫一樣的笑容。

你一隻能挽金弓的修臂，

使我遲身激動暖流，

你的輕捷秀美的身軀，

像一隻白海青飛來了，

你照亮我的眼睛，

而且彷彿一支火球接近我了。

你照亮我的眼睛，

我將與你連轡而並驅，

急馳於朔漠的風雪中，

舉起我百鍊的矛槍，

飛擊那些東方來的狐鼠們，

讓祖國廣闊的土地上，

重展開無邊的歡笑。

我將與你合唱荒原的戰歌，
聽大青山裏洪亮的回響。

為祖國，為你，我將用盡我的力，
我們永遠攜着手前進。

你像聖火燒着我的懷抱，
增加我無盡的英勇。

你的聲音便是我前進的號角，
漫天冰雪都因你的微嘯融解。
我須肩起中華民族的重担，
踴躍着在邊疆上舉起長劍。

願為一飲萬壽域。願以。

正是痛陳在甚懷養的素願。

欲求小室。願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作四一年四月改寫。

此物。願以。願以。

此物。願以。願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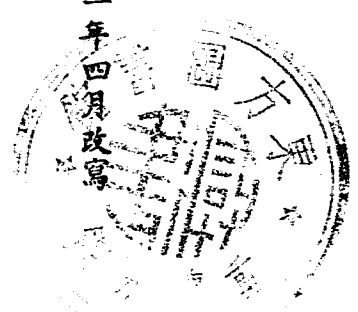
此物。願以。願以。

此物。願以。願以。

此物。願以。願以。

此物。願以。願以。

此物。願以。願以。



蒙古的望宿。

蒙古族原居的望宿。

你的光輝是永遠照耀着我的。

我在沙漠中旅行很久，

我的驢蹄也沾飲過水，

我遠遠看見一片綠洲，

惟這綠洲是沙漠的幻象。

惟這綠洲是沙漠的幻象。

惟這綠洲是沙漠的幻象。

從白天到夜曠音。

我寂寞的前進着。

望着我理想的終點。

然而空氣是混濁的。

寒上見不到春卷。

繫繫我的只是一陣一陣寒冷。

從無路到無路的地方，

黑暗又接連着黑暗。

饑餓使我困頓不堪了。

突然使我看見了你，

你蒙古莽原上的星光。

你是那樣光明的眼睛，

照着我，使我辨清了前進的方向。

使我忘了飢渴，

增加了無限的勇氣。

使我為我的理想，

能走到天的盡頭，

走出荒涼的沙漠，

到泉水盈溢的肥美的綠洲。

你如發音吐氣，

因你而使我感到溫暖，

忘記了周圍的寒冷的氣氛。

在天空下你的身體緊擁着我的身體，

僅在聰明不有操持有難藝喚加筆點。

駭鈴正題個中夜曲的節奏。

你的頸子是玉做的。

你的雙臂也是玉做的。

你的髮如綠淵中的粉蒸飯。

披簾飄動而蝶戲。

你的唇如含蜜的朱果。

是沙漠中綠蘆的。

你的胸如百合花。

乳房是乳酪做成的。

你的足如一雙羚羊的爪蹄。

輕捷而秀美。

那麼輕盈的 不怕荆棘牽着你的裙裾。

我將隨着你的光走向遼遠，

你是使我走出黑睛的星宿。

乳色的霧的流不要遮着我的視線吧，

你的光輝是永遠照着我的。

一九四一、十一月十六日。

獵歌

讓我們倆合成一張弓，
讓我們來彈射那一頭小鹿。

你看是多麼豐美的草原哪，
你看是多麼清澈的小溪哪，
這澗谷間正好暢快的沐浴，
這裏正好飲我饑渴的馬。

不要動，你聽騎美的鹿子跳動了，

牠彷彿探頭在幽林中窺伺，
牠彷彿又縮頭回去了，
多麼聰明的一頭鹿子哪。

你，你怎麼張不開眼睛了，
你中了暑了嗎？還是不？
讓我拂拭你通身的汗，
讓我給你一口甘美的泉水。

你看你的嘴圓張得像一朵
初綻的紅牽牛花，
你感覺着痛嗎？還是不？

你為甚麼繃着眉頭不說話。

這裏真幽靜，沒有狼嘯
也聽不到人語，

只有你微微的呻吟，
和着遠遠的一對白頭鳥的聲音。

好了吧，你的精神活潑，
你為甚麼又起一陣拘摩，
你看四周的白霧像帳幕，
再讓你好好的休息。

我是護持你已經用盡力量了，
等下次我們再來彈射那頭小鹿吧。

一九四二、八月十六日

觸礁的船

船，初入港是非常順利的，
常裝足了淡水，麵包，新鮮的肉類，
和其他必需品的時候，
於是讓風飽孕了白帆，
預備重馳騁於廣闊的洋面，
同水鳥一樣快樂的翱翔遠舉。

忽然，天半起了黑色的風暴，
船陷在龍捲風的旋流裏，

像一個人失了神經的常態，
一疊波濤推着一疊波濤，
向着船猛烈的搏擊吞噬，
彷彿有一個最大的怪物，
把船擲在空中又迅速的跌下，
一任盡情的冒險玩弄。
船在水波的峯巔上跳躍，
如一馬戲場的小丑，
在一條鐵線上驚人的舞蹈。
四周又是渾茫辨不出方向，
只聽到可怕的呼嘯。
黑暗撒下大的帳幕

盪蕩的浪將把一切都捲盡。

船上拋盡了所有的東西，
鍋灶，錨鍊，被服等等，

全都不吝惜的贈給了海。

像狂嘔的人，嘔吐盡肺腑的一切。

並且誰也只惶急着現在的生命。

全未想到明天的糧食。

讓黑黯的命運盡情播弄吧，

最精幹的水手也把不住他的舵了。

於是船在不可測知的洋面。

被瘋狂的波濤急捲而去了。

船尾木雕的保護神，

也默然無從為力。

船失去了定向，

竟失去了清醒；

黑暗中的搏擊與叫號，

奏鳴着恐怖的旋律。

突然一個巨大的震動，

船身像是爆烈的破碎了，

船，觸礁了，而且被擲上淺灘了。

在驚悸的夢魘中醒來時，

纔知道是在荒涼的島嶼邊。

風已靜日光已經射出，

只有輕輕的浪在呼吸嘆息，

水鳥翱翔着覓食欲下。

船中已空空而無所有。

疲弱的靜躺着如產後的病婦，

無力去轉側，坐起。

船帶着一身傷痕，

必須好好去休息靜養。

但他看見遠遠飄駛的白帆，

又悠然而作重新翱翔於洋面的幻想。

頁數	行數	勘誤表	改正
82	6	精神活潑	精神已經活潑
79	3	黑暗	黑暗
61	12	問着彬	問着，彬
59	4	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
54	6	再說了。』就	再談了。』我說：『就
43	9	天折	天折
37	3	？	！
30	10	相華棄	桐華棄
30	10	相華的	桐華的
29	4	所 的	所畫的
27	5	婚哩	婚吧
13	11	佳期	佳期
		錯	改
		誤	正

~~NO 443~~

6803

2

70221

2

5120